



战斗英雄故事选



战斗英雄故事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印张 383,000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568 定价 0.98元

目 录

钢枪打出新世界	1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任常伦	
爆炸大王	24
民兵英雄赵守福	
山区巧打麻雀战	40
民兵英雄李殿冰	
大淀神兵	62
民兵英雄赵波	
烽台山下女英雄	85
民兵英雄孙玉敏	
大刀闪亮	100
战斗英雄李光善	
“为了新中国，冲啊！”	131
战斗英雄董存瑞	
象董存瑞那样战斗	154
战斗英雄邱顺义	
五指山上民兵的“里莫奥”	180
民兵英雄符亚皇	
为革命开路	201
爆破英雄李广正	

智勇双全 威震敌胆	213
侦察英雄苟福荣	
木盆渡江建奇功	232
侦察英雄齐进虎	
一往无前	254
“华东战斗英雄”林茂成	
战火中的白衣战士	282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	
巍然屹立五圣山	301
特级英雄黄继光	
壮志凌云	337
特级英雄杨根思	
烈火金刚	363
一级英雄邱少云	
金城“伏虎”	379
一级英雄杨育才	
攀登新高峰	397
一级英雄杨连第	
铁原阻击	425
一级英雄郭恩志	
海边青松	445
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	
碧空红星	474
空军英雄战士杜凤瑞	

笑洒满腔青春血489

·战斗英雄陈绍光

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513

战斗英雄于庆阳

封面 陈玉先

钢枪打出新世界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任常伦

艳阳映红旗，苍松翠柏美。

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个英雄的名字始终活在人们的心中，他叫任常伦。

在北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存放着任常伦从日寇手里夺过来的，而又用它创立了卓越战功的三八大盖枪。

在胶东，在英灵山麓，矗立着任常伦的全身铜象，他，手握钢枪，英姿勃勃，坚毅刚强，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他的英雄事迹，编成歌，画成画，选编进中学语文课本里；他的家乡黄县孙胡庄，命名为常伦庄；他生前所在的连队，命名为“任常伦连”。

在“任常伦连”，每次晚点名，总是第一个呼唤任常伦的名字，全连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到！”声音威武，直冲云霄。

任常伦，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战士，抗日烽火铸就的英雄。英雄的一生只有二十三岁，然而，他却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光荣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我要夺一条枪”

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岁月。

有一天，任常伦正在山上割草，忽然听见民兵观察哨上的梆子一个劲直响，接着庄里的梆子声、锣声也响成一片。他知道，日本鬼子又出来烧杀抢掠了。自己是个民兵，马上爬到山顶上，找了个隐蔽的位置进行警戒和观察。不一会，孙胡庄的男女老少也纷纷躲进山来。

任常伦朝前望去，有一群鬼子和伪军缓缓地走来，中间押着不少扛着粮食的乡亲们，对走得慢的，用鞭子抽，枪托打，皮鞭踢，还不时怂恿军犬乱扑乱咬。忽然，一个老乡被咬倒了，另一个老乡撂下粮食就上前搀扶，却叫鬼子开枪打倒了。任常伦愤怒地望着敌人往黄县县城方向开去，骂道：“狗日的，咱手里要是有一条枪，还不把你们揍个四脚朝天！”

任常伦出身贫苦。父亲长年累月给地主扛大活，后来在国民党抓兵时被打死了。母亲病气交加，在鬼子扫荡时活活被折磨死了。爹娘临死前都嘱咐说：“孩子呀，你可得记住这血泪仇，千万要报仇雪恨啊！”此刻，新仇旧恨，一块涌上了他的心头，要报这阶级仇，民族恨，此时此刻不由得又想起八路军来了。

头年秋，有一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住在孙胡庄。战士们说，咱五连有个英雄连长，使用一支大镜面匣子，枪法惊人。在打蓬莱城战斗中，营长让五连掐断敌人电话线，当时没有工具，连长说：“这不象玩似的，看我的！”连忙掏出大镜面匣子，把子弹上了膛，照着电线当当当，六枪打断了敌人六根电话线。打那时起，任常伦就羡慕起了这位英雄连长。他常想，打鬼子就应该象连长他们那样，手拿钢枪，东游西转，到处找鬼子打，不能总窝在庄里，今天躲，明天藏的。想着想着，他把镰刀一摔，腾地站了起来，望望家乡的众乡亲，望望浓烟四起的

远方，连头也没有回，迈开步子，决心去找英雄连长，当个八路军，弄支枪，报仇血恨！

任常伦找到了五连当上八路军了。在连队里，他最爱摆弄的是枪，连队里有套筒，有三八大盖，有金勾，有七九等各式各样的枪，他看看这支，摸摸那支，心里乐极了。他想，我有了这家伙，就能象英雄连长一样打鬼子，再不能让鬼子横行霸道祸害老百姓。因此，看到别人练瞄准、刺杀，他也试试；看见别人擦枪，他也帮着又卸又擦，一心盼着自己也发一条枪。

这一天，连里通知：“各班长到连部，给新同志发武器了。”任常伦一听，高兴得跳起来了。他把小布衫的兜撕下来一个，当擦枪布，又向老同志要了点擦枪油，正准备着把领来的枪好好擦一擦。但是，班长给他领回的却是一把鬼头大刀。他拿着刀，一肚子不满意，憋了好久，只挤出一句话：“谁稀罕这个。”说完就去找指导员。

任常伦一见指导员，把大刀往指导员跟前一放，就歪着脸坐下，一声不吭了。指导员在孙胡庄就认识任常伦，看到这个神态，早猜中十有八九是为了枪。可是指导员偏不往点上打，故意地往帮上敲，问道：“小任，跟谁吵架了？”任常伦摇摇头，脸还是偏着。指导员又问：“那么，是不是刚到连队不习惯？”任常伦把脸转过来，眼睛盯着指导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还是摇摇头。指导员倒也耐心，还是笑呵呵地问：“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任常伦还是不吭声。等到指导员连问了几遍，他才坚决地说：“我要上级发给我一条枪。”指导员一听，哈哈笑了。他深深理解这个年轻战士急于要拿枪杀鬼子的心情。可是现在，在敌后坚持抗战，没有兵工厂，没有弹药库，每次打仗消耗

一些，又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就这样一点一点取之于敌，壮大自己。怎么让这个新战士懂得这个道理呢？

他先给任常伦讲起了英雄连长空手夺枪的故事。一九三八年一月，英雄连长奉命从天福山上下来，回到牟平老家上乔、冯家一带组织队伍。开始，只动员了十几个青年，没有一条长枪，他们就用木头削支假枪，趁一天夜里，翻墙进了地主的宅院，硬是逼着老地主交出了两支枪。从此，这个连队就用这两支枪打土豪，战伪顽，杀日寇，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指导员讲到这里，就教任常伦唱《游击队之歌》，还特别把歌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道理讲给任常伦听。末了，他强调说：“要枪，就得到敌人手里去夺，咱们的兵工厂在鬼子那里，不在咱根据地里，咱不能向上级伸手要呀。”听着听着，任常伦那绷着的脸就完全舒展开了。心想，咱也要向英雄连长学习，等打仗也得夺支枪。

以后，班里的同志一有空就把自己的枪借给任常伦练瞄准，练刺杀，有意无意地把枪让他多摆弄摆弄。有的同志安慰他，“小任，不要急，等下次打仗，我帮你夺支枪。”任常伦听了，笑一笑，非常自信地说：“吃现成饭总不如自己做有味道，要夺，咱自己来！”班长更主动接近他了，不管他听过没听过，也常讲英雄连长空手夺枪的故事。任常伦偏爱听，听得入了迷，就说：“班长，啥时再去地主家夺枪？”班长说：“夺枪不一定非找地主，现在门路多了，打仗呀，抓舌头呀，埋伏鬼子的汽车呀，反正枪一响咱就有捞头。”任常伦拿过班长的枪，问：“你这枪是怎么夺的？”班长嘿嘿一笑，说：“我这呀，靠一颗手榴弹。那一次战斗，我照冲上来的鬼子群里扔了个手榴弹，炸倒一个，

其余的炸跑了，我从炸倒的鬼子手上夺了这支枪。”

任常伦听了各种各样夺枪的故事，天天盼打鬼子，盼抓舌头，盼了一个多月，到十二月部队攻打鬼子据点郭家店，任常伦总算盼到了夺枪的机会了。

战斗打响前，班长就交代说：“小任，这次部队多，全团都参加了。咱们各连有各连的任务，你动作可要快点。要缴枪，就得往前跑，动作一慢，战利品就叫人家夺去了。”任常伦眉开眼笑，说：“放心吧，我一定向前猛冲，看到鬼子不管怎么着我也要夺一条枪。”班长说：“也不能光顾冲，这次是打巷战，房子密，街道多，冲转了向就不好办了，反正你看我的动作，跟着我就行了。”

战斗打响了。鬼子在炮楼上露头，他恨不得长着翅膀飞上去，把枪夺下来。他正眼巴巴地急着，轰的一声，炮楼炸开了，有几个鬼子钻出来四散逃窜。这下子时机不可错过，任常伦把班长的交代忘记了，照准一个鬼子就跟着追了上去。他那管什么房子、街道，那管什么巷战的特点要求，敌人的机枪打得咕咕叫，他仿佛没有听见。他眼睛盯着的就是鬼子，心里想的的就是夺枪。追着追着，任常伦就隐没在拐弯抹角的巷子里了。

这时，连队已经打到街心了，班长急的不知咋好。因为任常伦跑的路不是五连的进攻方向，在这紧急的节骨眼上，也容不得他多想，只好跟着连队冲。可他时刻惦记着任常伦，在冲杀的人群里，总想发现任常伦，只要看到个头相似，他都看一看。直到战斗结束，连队集合清点人数时，任常伦还没有回来。指导员问：“任常伦那去了？”班长答：“追鬼子去了！”指导

员愣了一下，忙问道：“往那里追了？”一班长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时，班里的同志七嘴八舌地给指导员讲述任常伦冲出去的情景，人人既为他担心，也被这个刚上阵的新战友的勇敢精神感动了。指导员听完大家的议论，很不放心地叫一班的同志赶快分头去找。话音刚落，不知谁惊喜地喊了一句：“看，任常伦背着一支三八大盖回来了！”一块石头落了地，所有的目光又高兴又敬佩地集中到任常伦身上。

只见任常伦雄赳赳，气昂昂，迈着大步，边走边哼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拚到底！”他背在身后的那把鬼头大刀，鲜红的绸带在寒风中飘拂；时近隆冬，他头上冒着热汗，脸透红光，喜眼盈盈，走到人群跟前，枪下肩，握在手里兴奋地说：“指导员、班长，我夺了一支三八大盖！”这时，班长夸了一句，一把拿过了枪，端详了又端详，忙问他是怎样夺到手的？

原来，任常伦追着那个鬼子进了巷子，鬼子就利用墙角打枪。任常伦灵活地躲过了敌人的射击，趁鬼子上子弹的时机，一下就追了上去。他记起班长用手榴弹夺枪的故事，就向鬼子扔去一颗手榴弹，当即把鬼子炸倒，他一个箭步上前，抡起了大刀，照鬼子头上一砍，就把这支枪夺了过来。

经领导批准，任常伦背上了头一次战斗就亲手缴获的这支三八枪。他可爱这条枪了，擦呀，练呀，行军作战，时刻不离身。这支枪，成了任常伦的忠实伙伴，这伙伴，给任常伦的青春增添了战斗的光彩。



廖宗怡 插图

“我也算一个”

一次，任常伦看见班长和几个同志开会。会上，每个同志都拿出几张北海票交给班长，都说把这钱交给组织。任常伦并不知道这些同志聚拢在一起开党小组会，也走上去，把半年来积攒的津贴费都掏出来，往班长手里一塞，说：“我这钱也交给组织。”

班长怔了一会，笑着把钱退给他，说：“你自个留着用吧！”任常伦说：“我用不着钱花，有吃有穿还要钱干啥，他们把钱交给组织，我也交给组织。”

班长解释说：“小任，只有共产党员，才向党交党费，你还不是……”

任常伦好象受了委屈，参军前他就知道庄上有党员，领导群众打鬼子，搞生产，处处吃苦在前，关心群众。参军后，他觉得自己既然当了八路军，又从敌人手里夺得了枪，也就必然是共产党员。现在才闹清楚，原来自己还不算共产党员，又问班长：“英雄连长是不是党员？”

“当然是了，人家还是一九三五年的老党员呢？”

“指导员呢？”

“更是了。”

“你呢？”

“也是。”

任常伦一想，连队这些好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就坚决地说：“好，我也算一个。这钱，你收下，我一定也要象你们那样，

拿枪跟敌人干！”

班长见任常伦这么朴实，这么可爱，就鼓励他几句，接着又说：“这钱我替你保管着，几时要用你就来取。不过，这不能算党费。”

指导员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任常伦叫去，很关切地说：“小任，你的入党要求党支部已经研究过了。这个愿望很好，但你要知道，枪有准星，才能打中目标；革命战士听党的话，才能不怕流血牺牲，更多地消灭敌人。因此，你要向党员学习，处处模范带头，党指到哪，你就打到哪。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咱们很快就要打仗了，要经得起党对你的考验！”

任常伦只是“嗯”了一声，坚定的目光却代替了他许许多多的语言。不久，反对投降派的战役开始了。任常伦所在的五连的任务是打发城。他决心要在这个战役中争取入党。

发城，由国民党投降派赵宝原的伪军据守。在打发城北山碉堡时，连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分成砍鹿砦组、架梯组、爬梯组和预备组等四个组。任常伦问：“哪个组最先上？”班长说：“砍鹿砦组。”任常伦抢着说：“好，我就在砍鹿砦组。”有的同志鼓励他去爬梯组，说爬梯组能往碉堡里扔手榴弹。任常伦说：“那好办，砍完了鹿砦，我再到爬梯组。”

战斗打响了。任常伦背着枪，拿起大铡刀，就钻进了“土坦克”里。当时敌人火力强，为了减少伤亡，战士们发明了一种“土坦克”：用一张桌子，围上四床浸了水的棉被，人蹲在里边，顶着桌子向前运动。爬了一会，估摸离鹿砦近了，就从“土坦克”后头钻出来。任常伦一看，果然距离鹿砦只有几步

远。不过，这里敌人封锁得太厉害，密集的火网，划破夜空，打在“土坦克”上，湿被子忽闪忽闪地直掀动。任常伦拿起枪就要打，但一转念，不能毛手毛脚，一定要首先完成党给的任务。人听党的话，枪才能听人的话，不能由着性子干。想着，他眼珠一转，看见离“土坦克”远一点的地方，却静悄悄的。他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土坦克”往旁边移了移，又端起了枪瞄准碉堡的枪眼，当当打了两枪，目标暴露了，敌人的火力果然被吸引过来了。任常伦马上带着组里的同志，来到预定突破口。大家举起了大铡刀，使尽浑身力气，照着鹿砦，就砍，砍开了，又冒着雨点似的子弹，把碍手碍脚的鹿砦搬开。

通路打开了。任常伦立刻又跟上班长带着的爬梯组奔向碉堡。碉堡是用大块岩石砌成，枪眼设了不老少，激烈的枪声不停地狂叫着。架梯组的两个同志刚把梯子靠上碉堡，任常伦霍地一下就攀登上去。爬着爬着，碉堡里的敌人，一边往外扔手榴弹，一边使劲推梯子。眼看要接近枪眼了。骤然间，梯子一闪失，任常伦随梯子摔倒在地上，接着身旁爆炸了一颗手榴弹，他腿上负了伤。

敌人的手榴弹仍然在周围爆炸。各组的伤亡也比较大，攻击都没有成功。这时，时间已是后半夜了，上级根据战士们的建议，决定兵分两路，一组由碉堡门口攻，二组从正面架梯。任常伦急切地问：“我在那个组？”指导员说：“你负了伤，不要上了。”任常伦大声地说：“不，擦破点皮算不了啥，不把碉堡拿下决不下去。”

于是，任常伦被批准跟随第二组冲了上去。

第一个战士顺着任常伦把住的梯子往上爬，刚爬到第二

层碉堡，就叫里面伸出一支手枪打伤，摔了下来。这时，班长抓住梯子又往上爬，敌人从碉堡里泼下一盆滚烫的水，班长也摔了下来。

愤怒和复仇的烈火，烧得任常伦牙根咬得咯咯直响。他忘记了身上的伤痛，向身旁的战友说了声：“扶住，我来！”立刻又爬上了梯子。

任常伦挪动着伤痛的腿，使尽全身力气，靠着手劲一登一登往上爬。此刻，背上的枪勒得他连喘气都费劲，豆大的汗珠子从额上往下滚，全身都湿透了。心想，狗日的要不是靠碉堡，我早就一枪一个，把你们都干掉了。

梯子下，十多双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十多双手都恨不得给他助上一把劲，十多颗心呵，都和任常伦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信念贴在一起了！

突然，碉堡里飞出一阵子石头，其中一块打在他的头上。他眼睛一黑，只觉得天旋地转，金星飞进。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攀登通往胜利的梯子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呵，精神马上又振作起来了。

“任常伦！”他听到了同志们的喊声。“快扔手榴弹，敌人没子弹了！”他当即将全身紧紧地贴在梯子上，连忙把一捆包有石灰和辣椒面的手榴弹，迅速地，从碉堡眼塞了进去。轰隆一声巨响，碉堡里炸翻了天，传来了敌人的嚎叫声。

任常伦只觉得四肢无力，迷迷糊糊地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指导员立刻率领四名战士，沿着任常伦爬过的梯子，登上了碉堡，插上了红旗，俘虏了敌人一个排。

战斗结束后，任常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迎着党的

雨露阳光，任常伦在战火硝烟中茁壮成长。

枪林弹雨救战友

一九四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朔风呼啸，寒气逼人。下半夜，攻击小栾家村据点的五连，因为敌情有了新的变化，奉命马上撤出战斗。连队一清点人数，却少了三班班长史德明。

战斗刚发起，史德明带着一个小组，偷袭上去破坏敌人的鹿砦。鹿砦砍开了，却遭到敌人火力的严密封锁。史德明是不是挂彩了？谁也不清楚。连长命令一排迅速查明情况。

一排长亲自上去了，任常伦和二班长负责掩护。任常伦不愧是个神枪手，枪法打得真准。敌人派来点燃照明柴的两个人，只见刚露头，火光一闪，就叫任常伦“叭！叭！”两枪给干掉了。但是排长负了伤，二班长把他背了回来，自己又上去了，刚到突破口，二班长又负了伤。这时，任常伦又挺身而出，要求继续完成任务。

排长说：“小任，打发城的伤刚治好，你身体这样瘦弱，即使把史德明找到了，恐怕也难背……”

“排长，我坚决完成任务！”

一排长听了任常伦坚定的话语，脑子里飞快地闪现了任常伦多次火线救战友的情景：

一次，在攻打敌人一个外围据点的时候，任常伦和两个新战士在部队撤退时走在后面，敌人尾随他们的屁股后头追来。任常伦机警地督促两个战友先走，自己跑到大道西边的一片丘陵地带，选择了一个隐蔽地点，据枪射击，跑在前面那个敌